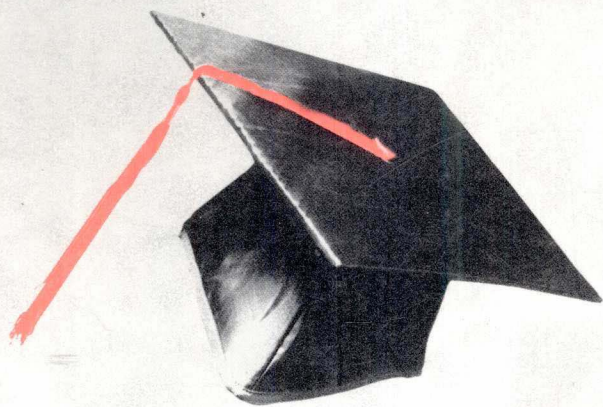




张立新 梅 纾 著

博士男女

Doctors: Men and Women

真言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张立新 梅 纾 著

博士男女

莫言题



Doctors: Men and Wome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士男女/张立新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80765-296-0

I. ①博…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2559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148 000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1 零起点

在巨大的生活负担和精神压力下,在极低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相对较高的精神需求的巨大反差下,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我的起点是零,一切都是收获!这也是他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精神源泉,无论是读书、工作,还是追女人。

13 狗日的英语

晚上的英语口语练习改成了黑灯瞎火的母语卧谈,每一段时间都有一个焦点人物,诗人是她们持续最长的一个话题,因为诗人最骚,不分场合地没正经,还爱吹牛。一次阿美在诗人来寝室吹牛时当面揭穿他道:“拜托你吹牛时认真构思,真诚点,别不把吹牛当个事,那不是藐视别人的智商嘛!”

23 男博士女博士

马导鼓励学生谈恋爱,就像他一直鼓励做研究要兼顾创作一样,五谷杂粮都要来一点。马导的著名言论是——一个没爱过的人,是做不出活的学问的。

34 永远单身的花痴

女博士们喜欢被诗人挑逗,在形而上的清苦艰涩的生活中听他说些色味俱全、为老不尊的话,不时被他形而下地骚扰一下,被他色迷迷地行注目礼,那无疑是一份极为珍稀的奖赏,那被学术阉割的女性性征就又起死回生了,仿佛绝经的妇女重新来潮。

45 在春天里思春

那天师姐很寂寞,寂寞的师姐想出点儿什么事。寂寞像一瓶烈酒,师姐被灼烧得心下难耐。其实只要忍那么一会儿就没事了,可师姐那会儿特任性,她不想忍,她想发疯。

56 半个柏拉图

安宁是内心诉求的满足,一个好女人就是让男人感受安宁,而不是躁动,躁动就是匮乏。他才发现他原来并不是一个天生就花心的男人,他的花心是因为他没有遇到师姐这样能让他内心安宁的女人,师姐止住了他汹涌的洪水。

72 身心赤裸

诗人什么话都愿意跟师姐说,把师姐当哥们儿,在师姐面前,他就是个赤身裸体,他愿意在师姐面前赤裸,不管是身体还是思想。

81 护城河畔的仪式

她感谢那些个生命黑夜,感谢她生命中的亲人和爱人,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失去的,失去得越多,世界就越宽广。

91 雪在你心中发芽

她不再年轻,有些经不起折腾了。可是她多么渴望厮守,面对着以前和可预知的未来那一长串形单影只的日子,可是,谁又能承担得起长久的相守呢?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座城市。

100 副局长

师姐结婚的决定感觉更像是跟自己赌气,跟诗人赌气。诗人以为强行占有了她的身体,就拥有了她,她偏要说不。当然也不完全是赌气,从各个方面综合考虑,副局长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08 怎么啦,孩子

诗人一直都没闹明白师姐那天为什么会热泪盈眶,但自此以后,诗人常常怀念那天泪流满面的师姐,觉得还是那天的师姐最可爱。

119 毕业歌:从小城到上海

他突然意识到,要填补没有师姐的这个巨大的空白,需要巨大的繁华,他必须要把自己埋藏在那种灯红酒绿之中,他需要更加的忙碌来填满自己,来转移他的注意力。

130 上海的早晨

从仰望到进入,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人生也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祛魅之后,从繁华跌入荒凉,从荒凉中寻出诗意,从而相爱相守,那是耐得住寂寞的师姐。但诗人不行,他需要刺激,需要乐子,需要把自己掩埋在巨大的繁华和忙碌之中,他像穿上了欲望的红舞鞋,停不下来,不敢停下来,一停下来寂寞就会变本加厉,寂寞太恐怖了。

140 无所包裹的人

通过讲述后师姐的点评和调侃,他的喜悦和喜悦背后的欲望真实都能释放。在师姐面前他本来就是无须遮拦的,任何遮挡也都会不攻自破,师姐总是躲在暗处的,而他这个靶子在光天化日之下赤身裸体,师姐想胳膊或击打他哪个地方都是百发百中。

148 师姐来了

在师姐看来,诗人身体力行的一切无不体现着意义和价值,体现着对生命的敬意和爱意。诗人对身体的膜拜和屈服使他更像是一个真人,他无所保留地爱着女人,虽然这种爱的方式有些原始,出于本能。

162 相忘于江湖

人生最痛苦的就是老了却没有老透,老透了就好了,就无欲无求了,就安宁了。父亲还没有找到归宿,可是谁又找到归宿了呢?谁又真正安宁了呢?马导?母亲?诗人?还是师姐自己?



零起点

一米七〇，师姐与这个高度的男人有着深刻的渊源。对男人来说，这不是一个理想的高度，严格说来，还有点轻度残废，然而，高大帅气的男人往往只让人赏心悦目，小个子男人却拥有叫女人心动臣服的秘诀，他们才是不露声色的情场杀手。

当师姐第一次听到诗人说出他一米七〇的身高时，心中一震。

真的是冥冥之中有老天在安排吗？

十年前，老天就为她和诗人郑光芒的这一段孽缘埋下了伏笔。十年的伏笔，老天也太沉得住气，太老谋深算了。

生活不时以强大的非理性逻辑显示出它魔性的一面，教训自以为是的人们，随时得葆有一颗敬畏之心。

老天处心积虑地安排了一系列意外来成全这场相遇，也许是有他的道理的，在这场不期然的碰撞中，他们都被摔出了原来的轨道。人生有



时稍稍越轨、稍稍偏离一个角度就会发现更多的风景，这是师姐所始料不及的。

师姐曾经和诗人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之间看似偶然的相遇之中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诗人当然没明白师姐的意思，诗人说：“我是嗅着你的味道来的。”

“什么味道？”师姐警觉地后退一步，知道他狗嘴里吐不出什么象牙。

“骚味。”诗人痞着脸说，“我们是骚味相投。”

“那是你这个骚人的专利！整天像个苍蝇似的，嗅着个女人就扑上去！”师姐久已不满诗人在女博士们面前的谄媚相，趁机刻薄他道。

诗人挤眉弄眼地坏笑道：“你想想，如果我是苍蝇的话，您这么冰清玉洁的，那不成什么啦？”

见师姐没回答，诗人以为师姐回答不出，便歪着个脑袋，朝师姐探身过来，进一步启发诱导师姐说：“你想想看，苍蝇最爱什么？”不等师姐回答，就自个儿晃着脑袋猥亵地笑起来。

师姐真像吞了只苍蝇，但她也不生气。诗人以为师姐会生气，通常女人这个时候不生气也会佯装生气，不然，那真成了有缝的鸡蛋，即使真是有缝的鸡蛋，那也得装得无缝。师姐不装，诗人便有些无趣。

师姐的导师马教授是院里最早的一批博导，门下的弟子也多，院里的许多老师都是他学生辈的，还有他学生的学生，所以马导成了祖师爷。作为马导门下的嫡系学生，师姐的辈分自然也水涨船高，纵使在年龄上该叫她小师妹的，考虑到辈分因素，起码也得尊称一声“师姐”，久而久之，“师姐”这个泛指在小范围里也就成了她的专称了。

但诗人不叫她师姐，诗人为显示他们之间超乎一般的关系，故意当着人的面亲昵地叫她“笑笑”。

“笑笑？你是笑笑吗？一点都认不出来了，长变了，完全变了！”

开学第一天，诗人靠在师姐寝室的铁床柱上，用审视而欣赏的眼光看着师姐说：“我印象里你还是个小姑娘，留着个日本头，这么短！”诗人



在自己耳边比画着，“现在换发型了，披肩发了，最重要的是，现在变成个大美女了！”

诗人说到“大美女”三个字时，似乎还下意识地吞了一下口水。

诗人以院学生会干部身份查看新生档案、寻找猎物时，发现了师姐——师姐的父亲，林文姝，一位在湘西小有名气的诗人，是他中师就读过的学校里他最景仰的文学老师。

诗人以干部和老乡的身份来看望师姐——他中师老师的女儿，他的博士同学。诗人来看师姐时，师姐还以为他是学校的老师，那么老气横秋的。听诗人这么亲切地叫着只有父亲才叫过的自己的小名，师姐也倍感亲切。诗人帮师姐一起回忆，当时他拿着自己刚创作的诗歌到师姐家住的那个长满苔藓的小四合院去上门请教林老师，每次都是师姐来开门。

师姐在记忆中高速搜寻，朦胧中似乎还真想起这么个人来，说话有点娘，每次给他开门，他第一句话就问：“你爸爸在家吗？”

她细声细气地回答：“在家。请进！”

师姐对父亲的客人一向友好，父亲的客人都是来谈诗歌的，不像母亲的客人，有上门送礼的，有哭穷的，有闹事的。在这些人眼里，母亲是“田书记”。母亲的客人总是没完没了，家里都成办公室了。这些客人一来，她就被关到那间没有窗户的小黑屋里去学习，不准出来。

诗人说：“我还在你家里吃过饭，林老师做的菜很香，印象最深的是蒜苗炒腊肉。”说到这里，诗人喉结动了动，似乎又吞了一下口水。

父亲对诗人这样家境赤贫的文学青年很扶持很爱护。父亲说，诗人家里很穷，直到上高中都还没正式穿过一双鞋子。父亲给诗人送过书，还送过衣服，诗人至今都还记得。

“诗人”这个称呼最开始是怎么叫响的，没人考证，也许是诗人自己说起的，大家都叫他诗人，包括师姐的父亲，虽然很少有人见过他发表的诗。



诗人逢人就自称他从中学起就开始创作和发表诗歌,初二那年,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大型少年文学期刊《少年文艺》刊登了他的两首童心未泯的代表诗作,在他们那个县中引起了轰动,在他之前,他们县中还没有哪个学生能在那么高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作品,他一下子成了学校的名人,也从班上的一名小组长一跃而成为校级学生干部,班主任见面就昵称他“诗人”。

他的“诗人”名声自然也延续到了高中,诗人说他上高中后还参加过有当代著名诗人参加的笔会。

后来师姐在诗人的箱子里看到他所谓的发表的诗歌,那是些印制得很粗糙的自印刊物,级别最高的就是一个地方报纸的副刊,《少年文艺》已无迹可寻。

通常吟风弄月的诗人们都是弱不禁风的文弱书生,他们只是在诗里发疯,在诗里无法无天。但诗人却不,他把诗写在行动上,而且生猛得像一头好斗的公牛,在顶撞别人时自己也鲜血淋漓。

博士们生龙活虎地进校,等终于戴上博士帽离校时,已被去势得差不多了。连师姐的同门师兄“半边烧”那么一个见到美女就流口水的人,在博士论文写到中途时,也感叹说,就是美女赤条条地躺在他身边他都打不起精神来。

但博士帽却没能把诗人这头蛮牛给阉割掉。

师姐对诗人这头蛮牛是既爱又恨,既打击又同情。

师姐心里清楚,究其实,诗人也就是另一个自己。

一个疯子在另一个疯子面前发现了自己的疯。

师姐表面文静,其实内心和诗人一样疯狂。不过,师姐的疯只是一场场内心的野火,自己都会给镇压下去。而诗人则是殃及城池的明火,自己也是要葬身火海的。

他们一个公开,一个隐秘,就如一个是行为犯罪,一个是思想犯罪。

诗人小时候很寂寞,没人理他,他一个人在田坎间、山坡上放鸭放



羊,他能把一群四散的鸭赶成整齐的方队,还能在鸭群的游动中清点数目,看有无走失。

但诗人最心疼的还是老家那些有女人味儿的羊。

有一次诗人和师姐在护城河边散步,杨柳依依,芳草萋萋,诗人的眼泪都要下来了。

诗人说:“我是为老家那些老吃不饱的羊流泪,你是知道的,我们那里哪有江南这么丰腴肥沃。我小时候在山坡上放羊,放一整天才勉强能让羊吃个半饱,近点儿地方的草早就让村里的牛羊啃得癞头癞脑的了。”

诗人看到护城河边那一路上还沾着露水的茂密的嫩草,心痒痒的,恨不得把没过足踝的茂草拔个精光,一车车地拉回老家去。

诗人说:“江南这个地方太富庶了,真是富得流油。这么茂密的青草竟然被环卫工人一车一车地当垃圾给清理掉了。”

诗人一路上在师姐耳边唠叨个不停。

寂寞使诗人疯狂,寂寞的诗人后来成了一个话痨。诗人把年少时候的寂寞储存起来,随着生理的发育一起转换成了力比多,释放力比多的方式之一就是倾诉,逮着人就倾诉,从他小时候放羊开始,讲那些被羊召唤来的女人,每一个倾听者都是他的亲人。

当然,他的听众也主要是女人。

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那也是因为寂寞。小时候诗人没什么可以消遣,在村小教书的叔父家有几本残角缺页的字帖,字帖上都是些唐诗宋词,放羊的时候,诗人看一会儿羊,又看一会儿字帖,把字帖上能看到的字句都记得溜熟,就这样学会了作诗。

小时候,诗人喜欢看羊吃草,看公羊骑在母羊身上“打架”,寂寞就如山坡上的野草在心里疯长。

性成熟后的诗人就特别喜欢那种动物式的做爱方式。不久前他晚上做梦,梦见在长满青草的小河边放羊,其中有一头肥母羊和她的两个孩子,肥母羊被套在树桩上,诗人看着羊妈妈那一双温柔的眼睛,突然欲



火中烧,跑过去提起羊妈妈的两条后腿就要操……这时候突然闹钟响了,诗人就醒了过来。

被闹钟吵醒的诗人很遗憾闹钟响得不是时候,不知道操羊的感觉如何。醒来后的诗人多次回忆那个梦,想续上被闹钟中断了的那最精彩的部分。

其实如果不是闹钟响诗人也会醒过来的,也不会梦到操羊是怎么回事。关键是醒过来的诗人就疯到想真正去操一头羊。

诗人在床上跟老婆讲起他的这个梦,老婆骂他是畜生。

诗人说我就是在操畜生!

诗人把床上的老婆想象成一头羊。但老婆的眼神没有羊妈妈那样温柔,诗人找不到梦里那种春心荡漾的感觉。

诗人也把他这个荒唐的淫梦告诉过师姐,师姐仔细询问了羊的价格,又问了诗人的生日,然后说:“等你生日那天,我送你一头羊。”

诗人问:“为什么?”

师姐说:“我很好奇,想知道人是怎样和畜生杂交的。”

诗人不觉得师姐是在骂他,反倒认为是师姐浪漫,他那个老实巴交的老婆什么都好,就是不解风情,老婆就想不到要送他一头羊,想不到观摩人和羊杂交的壮举。

诗人有一段时间喊师姐“笑笑”喊腻了,改称起“老乡”来。诗人蹬着自行车去上英语课的路上,碰到和室友阿美说笑打闹的师姐,老远就高声大气地喊她“老乡——好”!

师姐回了他一个“老乡好”!

诗人把自行车刹在师姐跟前,看着她,狡黠地笑着问:“我们是老乡好吗?”

师姐这才反应过来,诗人是取“老相好”的谐音。师姐也很大方,开玩笑说:“我们这么青梅竹马的,难道还不算老相好?”

诗人感叹说:“笑笑真是变了,以前是多愁善感的林妹妹,现在变成



了犀利尖锐又开朗风趣的女博士。”

师姐说：“一个人改变越大，就说明她吃的苦越多。”

诗人不以为然道：“你这样的娇小姐能吃什么苦呢？”

在诗人看来，任何人都不配在他面前提“吃苦”这两个字，更别说师姐这样好的出身了，那纯粹是矫情。

师姐无语，没法解释。与诗人为生存而吃的那些实实在在的苦相比，她内心的那一场场风暴，那些真实的伤痛，仿佛有些失重，有些轻浮。

诗人刻意强调自己的诗人身份，与诗歌发生关系，用诗歌的高贵武装自己，也许潜意识里就是为了掩盖他的赤贫出身，他的零起点。毫无疑问，诗歌给诗人的赤贫镀了一层金。因为赤贫，诗人从小自尊心就特别旺盛，动不动就会感觉受到伤害，就与人发生摩擦，他的门牙就是少年时期为捍卫尊严跟人打架打断的。从中师保送到省城读大学时，他就故意把自己打扮得很洋气，故意吊儿郎当。喇叭裤，黄头发，抱着个吉他，却从不会完整地弹一曲，这是他惯常的样子。

诗人对富人充满了憎恨，可他多么想成为富人啊！

后来师姐给他分析说，你也赢在这个零起点上，这个零代表一无所有，你一无所有，两手空空，所以你胃口特好，拼命去攫取一切，可以说，正是赤贫使你富足。

诗歌虽然为诗人赢得了有限的尊敬和女人，但很显然，诗歌不能解决温饱，不能使诗人富足，诗人在报考硕士和博士时，都从没考虑过诗歌专业，或者说他考虑的不是专业，而是专业以外的东西。比如，导师手里是否有资源和阵地，导师是否位高权重，在学术圈内外是否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诗人考博前，经过反复比较权衡，最终确定了在校内外身兼数职的廖导。

考博前一天，诗人从老家长途奔波而来，怀里揣了个红包，里面装着借来的五千元钱，他打算在考前行贿廖导，期望这个不算重磅的炸弹能



为他洞开博士招生这道坚不可摧的门防。

诗人事先通过他一个师姐的师姐，转弯抹角地打听到了廖导家的住址，坐了趟绿皮慢车去赶考，还是站票，在车上跟人聊天混熟后，在打工妹边上的座位搭了半边屁股。到 S 城的时候已是中午，在街边吃了碗桂林米粉，又买了半只菠萝解渴。

S 城的物价比湘西老家贵多了，一碗桂林米粉五元钱，半个菠萝要两块五，他听出卖菠萝的口音是老家人，认起了老乡，人家才只要了他两块。在老家，五元钱可以炒一大盘够一家人吃的青椒肉丝了。

诗人一下火车就把行李先寄放在在 S 城打工的一个叔叔那里，想等把送礼这件大事办完之后再去找个便宜点的旅店住下来。叔叔所在的那个地方是个工地，很多老家人住在一个大棚子里，没法休息。

时间还早，估摸廖导一家人在午睡，他就到学校里四处转转，又去问了几家就近的招待所，贵得吓人，一晚就得两百块钱左右，最便宜的是学校的函授站，十人间，二十元一晚，但早已满员了，一问，都是考博的。

诗人在老家村小教书时，跟他的第一个女人——信用社的出纳在镇上还住过五元钱一晚的干店，上了二十元的都是单间了。S 城这样高的消费，就是考上了，经济压力也大，公费还好，自费就麻烦了。

当然，自费也得读，车到山前必有路，他从一个乡村教师一步步地走到省会城市，又向 S 城这样的沿海地区发起进攻，哪一步不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自己硬闯出来的呢？他和老婆两大家子地地道道的乡下人还巴巴地等着他发达了好沾点光呢！

他赤手空拳，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对他这样起点低到零的人，只能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上。因此，在巨大的生活负担和精神压力下，在极低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相对较高的精神需求的巨大反差下，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我的起点是零，一切都是收获！这也是他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精神源泉，无论是读书、工作，还是追女人。

他想等他考过来后，也在学校附近开个小店，像他读硕士时一样，把老婆孩子接过来，学习、挣钱、养家，当然，还有谈恋爱，这是他的必修课，



各方面都要兼顾。

然而,打通导师这一步却不那么容易,见面该说些什么,怎样把红包给成功地送出去,是明给还是临走悄悄放在导师家,五千元会不会少等这些细节问题都得考虑好。根据以往的经验,只要对方收了礼就好办。

诗人在焦虑不安中信步到了学校的护城河边,放眼一看,哇,好美的诗境!一条飞虹横卧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头上是翻飞的柳絮,河对岸笛声悠扬,诗人不觉心旌摇荡,并萌生了强烈的想考上的愿望。

然而,路人的表情却很淡然,并没有诗人想象中那么陶醉。S城的人看惯了这样的风景,也就觉得稀松平常了,说不定倒觉得诗人的湘西老家好呢,人果真是生活在别处的。

对诗人来说,心生艳羡也许只是因大考在即,面对如诗美景却不能尽情尽兴,就像硝烟年代面对那如烟浩渺的芦苇风光。硝烟和考试看似杀风景,其实却使风景显得更美,美到了极致。

事实上,后来诗人如愿到了S城,感觉还是考试前那天的护城河最美。那种美因为被考试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阻隔在对岸,而美得凄婉,美得令人心痛。

诗人坐了一夜的火车,想在草坪上躺着休息一会儿,没想到一躺下来就睡着了。因心里有事,睡熟了一会儿他就猛地惊醒过来,不想边上有一美女正在观看自己的睡相,想必自己又打呼噜了,那一刻他感觉狼狈之极。诗人的呼噜声可真是如雷贯耳,硕士期间室友忍无可忍,强烈抗议,不到半年他就只好搬出寝室,在外面租房子住。他还多次在自习室、图书馆看书时睡着了打呼噜,被管理员给请出了门。

有次诗人的父亲生病住院,他们兄妹几个轮流看护,轮到他看护时,半夜里被父亲叫醒,他惊坐起来,以为出了什么事。骨瘦如柴的父亲用虚弱的声音说:“儿啊,打雷也有停下来的时候吧,你这呼噜都打了半宿了,你老爹身子弱,经不起啊!你还是回去吧,我好休息一会儿。”

诗人羞愧万分,为了不再呼噜,在父亲病床前硬生生地坐了半夜。

诗人没想到他在S城的第一呼噜这么早就吹响了,而且还被师姐的



室友——阿美撞见。后来阿美当着诗人的面绘声绘色地跟师姐描述当时的情景,阿美说,她饭后到离她住的函授站不远的河边散步,听到不远处的草丛中发出一高一低、一长一短有节律的呼哨声,这种音响使人怀疑附近有个猪圈牛棚什么的,寻声望去,就见到一个乡绅似的男人正仰面躺在草坪上,半张着嘴,打着很响的呼噜,嘴角还淌着口水;一个黑色的帆布包枕在头底下,旁边还扔着一本英语书,封面上有“考博冲刺”的字样。阿美说她不好意思多看,转身要走,呼噜声戛然而止,只见乡绅翻身惊起,看看表,又警觉地四下里看看,发现她后,赶忙用手背擦擦嘴,不好意思地冲她笑了笑,起身拍拍身上的草屑,走了。走了一截又回头,冲她笑。

诗人痞着脸问阿美:“我那天全身上下加起来总共就穿了两件衣服,一件外衣,一件外裤,里面全都挂空挡,你一个大姑娘家盯着一个男人的身体看什么?老实交代,我睡着的时候你有没有猥亵我?”

诗人那天坐公交车坐错了线路,等好不容易摸到廖导家时,已快吃晚饭了。都说穷奔城市富奔乡,坐落在近郊的廖导家的两层小花园洋房真是漂亮,前后绿树环绕,中庭是造型别致的草坪、假山、喷泉,还有一排簇新的儿童游乐设施和健身器械。诗人想象了一下自己的儿子在这里玩耍的幸福场景,这辈子诗人爱过不少女人,但最爱的还是儿子。

诗人是老来得子,老婆倒是打过很多次胎,因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就没敢要孩子,后来诗人为考研八年抗战,辗转南北,条件更不具备,眼看老婆年龄一天天大了,说不定都提前进入更年期了,再不要就来不及了。在接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时,诗人就急忙播下了种子,因此儿子的小名就叫双喜。

一想起双喜那胖乎乎的小脸,诗人心口就发疼。忙着考博,诗人又有好久没抱过儿子了。一想到让儿子将来也能住上这样的别墅小区,诗人就更增强了要打赢考博这场硬仗的决心。

诗人按了按裤袋,红包鼓鼓囊囊地顶在那里,诗人就毅然按响了廖导家的门铃。



是师娘出来开的门。诗人自我介绍后,师娘说你早来一步就好了,廖老师刚出门,有个权威刊物的主编过来讲学,他陪人家吃饭去了。

师娘看诗人满头大汗,年纪也不小了,也就不顾廖导给她的考试期间不准考生进家门的训令,把诗人让进了屋,给他泡了杯绿茶。诗人天生具有女人缘,左一个师娘右一个师娘地叫得亲热,其实师娘看上去年龄也就跟他差不多。

师娘问起他家里的情况,这正中诗人下怀,诗人又开始了 he 最擅长的苦难叙事。从他小时候赤脚放羊,上中学了还没穿上过一双皮鞋,到最近老婆下岗,高龄老父身患重病也舍不得吃药,这段苦难叙事屡次在关键时刻帮了诗人的大忙,师娘最后抹着眼泪把他送出了门。出门后他才想起红包忘了给,又回过头来,请师娘帮着给弟弟(师娘的儿子)买点礼物,他走得急,没来得及买。师娘坚决不收,说你自家这么穷,把钱拿回去给老父亲治病。

诗人见师娘执意不收,而且生气了,才罢了,这才觉得刚才的苦难叙事有点过火,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这五千块钱没送出去,这个考博的保险系数就要大打折扣。

结果那天师娘还因诗人挨了廖导一顿训。廖导是个非常理性的人,见的世面比师娘多,说师娘是妇人之仁,这些考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故事都编得出来。师娘是教英语的,没有这种重回历史现场的思辨意识,就是出生于沿海大城市的师娘,小时候的鞋袜也是补丁加补丁的,师娘是以现在的生活水平去体验诗人下雪天的赤脚,这里有一个时空的错位。

福柯说,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年代。诗人说的是客观事实,只是诗人在叙述时充分地利用了修辞这门艺术,对善良的师娘产生了一个心理误导。

师娘的善良在高度理性的导师面前当然帮不上什么忙,但那一年诗人的运气特别好,导师招两名博士,诗人是第三名,没想到第二名经过了痛苦的抉择后,还是放弃了读博,出国了,诗人刚好补了这个缺。